

校园文学丛书 ■

岁月留香

爱心永存

■ ■ ■

温金海◎著

○ ○ ○

闽西给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路。从蹒跚学步的童年直到不惑之年的今天，生活中的欢欣与酸楚，许多便是缘于路。

华文出版社

爱心永存

温金海◎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心永存/温金海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岁月留香)

ISBN 7-5075-1906-6

I. 爱... II. 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169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78 印张 66. 3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爱心永存	(1)
永远的春天	(12)
寻访聂耳故乡	(20)
不灭的火炬	(27)
从山村踏上长征路	(35)
感受谭晶	(42)
我的香港师友	(47)
归乡的路	(60)
家乡的声音	(66)
梦里飘着故乡的云	(71)
从北京驾车回龙岩	(76)
文化连城	(87)
山里的童年	(93)
渴望悠闲	(102)
梦想辉煌	(108)
历史的魅力	(126)
民俗旅游喜和忧	(148)
走近福建人	(169)





爱心永存

——忆冰心

惊闻冰心老人辞世的消息，我心里禁不住一阵痛楚。自从1994年9月，冰心因心衰等并发症反复发作，住进北京医院后，我一直惦念着她的病情，默默祝愿她健康长寿。

我曾有幸与冰心老人接触过。

那是数年前的一天，北京城的天有些凉意。我和几个从福建来的青年作家一起，专程去北京西郊的民族学院，看望冰心老人。

那时，冰心老人住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一套普通的单元房里。来到她家，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候着老人。然而，因为老人腿不好，行动不便，她让人招呼我们到书房兼卧室见面。书房兼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一间十



爱

心

永

存

余平方米的小屋，两张单人床，两排书橱，两张书桌，房间显得几分拥挤。墙上挂着几幅字画，阳台上养着几盆花草。我没想到冰心老人的家会是如此简朴，心头却涌起一股亲切。

冰心老人安详地坐在书桌前，用微笑欢迎我们。她看上去依然神采奕奕，银发往后梳理得整整齐齐，两眼炯炯有神，慈祥而充满着智慧。

我们知道，城市里的人家，是轻易不让客人进入卧室的。加之我们拜访的又是冰心老人，出于对老人的敬重，作为后辈的我们难免有些拘束。因而，刚进房间，我们久久不敢落坐。

老人再三热情地招呼：“坐呀，快请坐，男同学坐椅子，女同学坐床上。椅子不够去客厅搬两把来。”我们这才落坐。

老人拿出一个本子，要我们写下各自的名字和地址。看得出来，每当有人来访，老人总要让客人留下名字。老人笑着说：“我是老了，



怕记忆力不好，时间长了记不住大家。”

时常有人来看冰心老人，她的本子上已记了一大半。

冰心的祖籍在福建长乐，1900年生于福州。她父亲是晚清海军的一名副舰长、营长，后来又升任海军学校校长。生下来七个月后，她随父母离开福建到了山东烟台，在那里度过了童年。1911年她又随父母回到了福州，次年考上福建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13年移居北京。在福州时，她一家就住在南后街的杨桥巷。前些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曾给她来信，说要把她的故居当做文物保存下来。但她没同意，谦逊地说：“如果这样的旧房子也要保留，那中国有多少名人故居呀。都保留的话，还怎么搞市政建设？怎么搞旧城改造？”

我们是以福建乡亲和文学后辈的身份来看望冰心的，谈话自然离不开福建。几年前，冰心的体力还好的时候，曾几次应邀出访。她对



爱

心

永

存

我们说：“福建人出洋的多，哪儿都有福建开的馆子。连冰岛都有。但我到那儿都不敢说自己
是福建人，除非他们问我。因为一说了，他们
就要请我吃，不收我的钱，我怎么好意思白吃
呢？”

老人说话思路清晰，非常轻松幽默。

因为顾及老人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太好，
不便过多打扰。出发之前，我们就悄悄商定，
稍坐一会就告辞。我们和老人说了几分钟话，
正想告辞，老人执意挽留我们，不愿让我们如
此匆匆地离去，挽留我们重新坐下：“我身体还
好，就是腿脚不便了。你们难得来一趟，多坐
一会吧。”一边就与继续我们攀谈，挨个问我们
的工作情况、创作情况。

在座的几个人中，我和来自厦门大学的女
作家林丹娅都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老人
知道了这一点，又兴奋地谈起厦大。她告诉我
们：“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萨本栋是我的外



甥，他是我表姐的儿子，蒙古族人。1923年我从燕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获得奖学金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学习英国文学，直到1926年夏天读完研究院后才回国。在美国期间，有一次萨本栋来看我，我说我是你姨你知道不？他不相信，写信回去给他妈，证实我说的是真的。于是后来他给我写信，便都称我冰姨。”

回忆起往事，老人饱经风霜的脸绽出一丝笑意。

《寄小读者》等一大批曾在文学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正是冰心在留学期间写的。老人幽幽地说：“那时的小读者现在都太老了，许多人都不在人世了。”的确，岁月如流水，逝者如斯夫，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冰心已从一个“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翩翩少女变成了白发苍苍、深居简出的老者，这中间又有多少人世沧桑呢？



爱

心

永

存

这些年，老人一直闭门谢客，但老人与文学界仍常有联系，一些老朋友常来看她，夏衍先生还在世的时候，经常来往的朋友就是夏衍，而与巴金先生则主要靠书信往来。冰心说：“巴金身体没我好，夫人萧珊的逝世对他打击很大。中国作家协会曾安排我们在西湖相见，因为医生不同意我外出，所以没见成。”

说到这里，她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对老友的真挚情谊流露在眉宇间。

老人对青年作家格外有爱心，始终关注着青年一代作家的成长。她经常给一些青年作家通信，给文学刊物题字，提出许多勉励。

见到我们，她又对我们说：“年轻人，要写作的话，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没感情时因为人家让你写你就写。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瞒得了别人瞒不了读者。不要为写作而写作，没有真情实感，容易把文章写得很长，水份太多。也许因为我自己写不了长文章，所



以我总是‘护短’，我喜欢看那些很精炼的，多一字不行少一字也不行的作品。”

“护短”两个字，说得那么俏皮，把我们都给说乐了，禁不住笑了起来。老人自己也一阵畅快的笑。

这些年，常有人赠书给冰心，她把有题签的放在一个书橱，没有题签的放在另一个书橱。她说：“我已经交待了，等我死后，这些有题签的书和墙上的字画，都要捐献给巴金的现代文学馆。”

不知不觉，我们在冰心老人的书房里坐了近一个小时。老人一直娓娓而谈。毫无倦意，而我们实在不敢过多地打扰她了，便依依辞别。

临别，老人要我们去客厅看一副对联。我们来到客厅，那里有不少字画，其中一副对联，云：“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老人早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写信到国内请梁启超先生写的，是她心爱的墨宝之一。我久久地



爱

心

永

存

凝望、咏诵、品味着这副对联，隐约中对冰心老人的心境又领悟了几分。

告别了冰心，我心里却总是惦挂着这位世纪老人。

后来，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投寄到香港《文汇报》，很快就在文艺版的头条发出来了。香港的朋友对我说：“香港《文汇报》文艺作品堆积如山，名家的稿子也得压上好一阵，你的文章这么快就发出来了，不容易呀。几千字的文章放在头条，很少见的。”我想，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人们有着一份对冰心老人的崇敬。

时隔不久，老人病情加重，住院了。从此，我的心便多了几分牵挂，一有机会便要探听她的情况。

1997年，老人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她对社会的关爱之情也更加高涨。北京医院的病房没有电视，而且，为了让老人能够好好休息，



医生也不让她多看电视。然而，香港回归之际，老人深深关注着这件历史盛事，执意说：“我要看看电视，要看看香港回归的盛况。”家人拗不过她，专门从家中搬来了电视机，搬到北京医院，让老人看看香港回归的情景。老人已经很久没有看电视了，但7月1日那天，她整整看了一个上午的香港回归中英交接仪式实况转播和其他有关回归的节目。7月1日那天，她还执意要到天安门广场的倒记时牌看一看，还让家人准备好车辆。无奈医生不答应，只好作罢。

1997年8月25日，冰心老人处女作发表78周年的纪念日，冰心文学馆在福建长乐市落成并隆重开馆。冰心文学馆于1995年10月21日奠基，1996年1月由我国著名建筑家齐康教授完成建筑设计，1996年7月正式动工兴建，1997年5月完成主体建筑。整个建筑共占地12亩，由长乐市委、市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建筑总面积为4414平方米，投资规模为780万元。



爱

心

永

存

馆名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写。它将成为冰心研究中心、福建省文学创作中心、对外文学交流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重要旅游景观。在文学馆开馆的同时，长乐市为冰心文学馆配套建设的占地 76 亩的爱心公园也同时对外开放。

冰心老人一直关心着文学馆的建设情况。在开馆之前，她还专门写了贺辞，开馆托家人前往致谢。

在冰心文学馆开馆后几天，我正好到福建采访。正值夏季，福建时有台风侵袭。我到福建时，一阵罕见的强台风刚过，沿海城镇不少遭受了水灾。我惦着冰心文学馆的情况，见到福建省文联的人，便问：“文学馆有没有受损？”他们欣慰地告诉我：“秋毫无损。周围几幢建筑都遭受水淹了，惟独冰心文学馆平安无事。简直是奇迹！这真是冰心老人的福气呀。”

我想，这可能也是对冰心老人爱心的回报

爱心永存



吧。冰心老人一生关爱着社会，而今，连大自然也在关爱着她。

1999年春节前夕，我见到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问起冰心的状况，周明说：她头脑还很清楚，前不久我去看她，特意问她：我是谁？她想了想，便答道：周明……

想不到，没过多久，老人竟乘鹤仙逝。

爱心永存。冰心永远是我们精神的慰藉。



爱

心

永

永远的春天

③

12月的北京，北风凛冽，寒气逼人，但在我心里却流淌着融融春意。举世瞩目的中国文联第七次、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一名代表，有幸参加了作代会。这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在继庆祝建党80周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政治生活、文艺生活中的又一重大事件。当前举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必须依靠一支朝气蓬勃的文艺大军，这次文代会、作代会恰恰正是一个团结鼓劲的大会，它的召开必将对新世纪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对先进文化的建设，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因而这次文代



会、作代会也就格外重要，格外引人注目。能够参加这次盛会，我们无不感到欢欣喜悦，同时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也油然而生。

17日，我来到京丰宾馆报到。走进房间，一股芬芳气息扑鼻而来。原来中国作家协会给每个代表的房间都赠送了花篮，上面还写着欢迎辞。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我知道，党中央一直关心着“两会”，早在筹备阶段，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就亲自听取文联、作协领导的汇报，并作重要指示。为了开好大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央有关部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每个代表一进住地就感受到一种温馨。刚到不久，我又听到一个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明天将接见“两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8日，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日子。清晨，代表们早早就起了床，迎着和风，沐着晨曦，驱车奔向人民大会堂。大家脸上写满了喜色，

